

序跋

桃李芬芳  
伴弦歌

□ 陈洪

今年是叶嘉莹先生回国任教的第四十二个年头。当年挤在阶梯教室席地而坐,聆听迦陵妙音的莘莘学子,长者已逾古稀,少者亦近耳顺。而四十多年前那种如饮醇醪、如沐春风的感觉却未曾减退,甚或人生感悟越发浓郁。于是,南开大学1982级诸同窗首倡,1977级以下各年级学友响应,征得叶先生同意,遂编成这本图文并茂的《为有荷花唤我来——叶嘉莹先生在南开》。董其事者,既是我的学生,又是我的朋友,邀我作序,义不容辞。

叶先生初次来南开时,我正在读研究生,旁听了不少课,我也参与了一些接待工作。先生诗句“曾为行人行李”,讲的就是我帮助她整理行装之事。后来每一年的授课、讲座,我也是大半在场。先生的《谈诗忆往》稿成,有幸先睹,时值夜半,掩卷久久不能释然,万千感慨凝作一组小诗:

其一  
才相相仿今信然,  
心惊历历复斑斑。  
易安绝唱南渡后,  
凉生秋波动菡萏。

其二  
北平京华望欲穿,  
诗心史笔相熬煎。  
七篇同窗初歌罢,  
万籁无声夜已阑。

其三  
锦瑟蹒跚款款弹,  
天花乱坠守心间。  
月明夜庄生意,  
逝水滔滔共谁看。

从叶先生的人生经历,我想到了才华盖世而命运多舛的李清照,想到了“每依北斗望京华”的执着、深沉的杜子美,想到了“一春梦雨常飘瓦”“望帝春心托杜鹃”又山那绝美的诗境。席慕蓉曾经回忆陪叶先生到叶赫水寻根的情景,说叶先生一个人站在叶赫城故址的土台上,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玉米田,地平线上一轮夕阳格外红、格外大。就这样,叶先生久久伫立着。陪同的人远远仰望过去,都被这一画面吸引住了。席慕蓉深深地感慨道,在那一刻,叶嘉莹先生完全融入了《诗经·王风》的诗境——“彼黍离离,彼稷之苗。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。”“她遇到了三千年前的这首诗,也可以说,她从心里流淌出了这首诗,或者说,她自身就是这样一首意味隽永的诗啊!”

叶嘉莹先生是一位卓异的诗人。中华民族三千年的诗歌传统浇灌了她的性灵,于是激发出了那一首首令人回肠荡气的诗词作品。但是,她又不仅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。在叶先生九十七年的生命历程中,有将近七十年是承担着“中华诗教”使命的践行者。在海峡两岸,在大洋两岸,她播撒着诗词文化的种子,学生中有金发碧眼的博士、心系故土的老者、位居要津的高官、童心未泯的少年……这些人往往通过叶先生那犹如润物春雨般的开示,从优雅的诗词文化中汲取了日精月华,生命跃升到新的层次。

特别有幸的是,我们南开的学子,尤其是南开中文系的学子,是众多受益者中间,受益最多的人群。自然,我们也是感恩心最为强烈的弟子。用叶先生的诗句来形容,她在南开园的四十余年,可谓“满园桃李正新栽”“千春犹待发华滋”。

眼前这本《为有荷花唤我来——叶嘉莹先生在南开》,收录了数十篇文章、百余幅图片,便是这四十年以来沐浴在三春晖光中桃红李白的姿容,也是先生“犹待发华滋”的拳拳期盼。

经由编纂者的努力,书中所收颇有一些珍贵的文献资料——包括先生与老一辈学人的往来照,也包括师兄弟之间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。相信,无论是曾蒙亲炙的及门弟子,还是未列门墙私淑艾的朋友,翻阅之下都会感染到栖居于诗境中的愉悦,都会有弦歌一堂的风雅情怀。

这本珍贵的文集,也引发了我心底对弦歌的共鸣,向往作为一瓣心香,献给诗意的南开园,献给尊敬的叶嘉莹先生:

桃李感恩重,瑚璉成器多。  
回眸趋步日,处处伴弦歌。  
(作者系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)

## 诗意地命名山河

□ 李少君

中国地大物博,陆地上有众多高山大川横跨东西,海疆也从南到北大面积覆盖,还有无数的湖泊、草原、森林、戈壁、沙漠、滩涂和湿地。西北的大漠孤烟和江南的小桥流水媲美,青藏高原的冰川雪地和华北平原的原野丛林相互映衬,一切都充满诗情画意。

丰富的地形地貌及生态多样性,也带来了诗歌,江山如此多娇,引无数诗人竞吟咏。历史上的众多名胜古迹就因诗闻名,四大名楼——黄鹤楼、岳阳楼、鹳雀楼、滕王阁,皆如此。

诗意的地名,也有着恒久的美丽灿烂。我读过云南女诗人海男的《檐下,是我的整个滇西》,堪称地名之诗:

通过檐下,细雨会编织得更密集  
像眼帘或花萼,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和清晰  
檐下,是我的整个滇西,是洱海、五龙山  
是腾冲热海、蝴蝶泉、怒江、丙中洛、奔子栏、梅里雪山

檐下的我,是替代忧伤的诗歌  
替代灵魂,替代晴朗的夏季出发者  
出现在檐下的是我的滇西,是高黎贡山  
是云南驿、沙漠、沧源、孟定和缅甸的接壤线

檐下的丛林挡不住那些风光无限  
通过檐下的纵横,我们像幽灵样周折不息  
出现在檐下的是三塔、碧落雪山、纳帕海  
是喜洲、永德古茶山庄、彝人古镇、泸沽湖、瑞丽

檐下,是缠绕我们眼帘的水景华庭  
通过它,我们让词语历尽了锤炼,最终像  
一个词一样抵达了最远的——云县  
一个个诗意的地名,徐徐展开的景观,勾勒了云南的轮廓,显现了云南之美,最终,那个神秘的云雾缭绕的云县,成为遥远而幻美的象征,令人向往。这背后,包含的是诗人对家乡云南的深厚情感。而如此肆意地罗列二十多个地名,可以说是一种炫耀,表达了一种自豪。

海男的这首地名之诗,让人沉醉回味。地名里藏有奥秘,包含着诗意。所以,诗歌里的地名不仅仅是地名,不只表示地点,还有传统的积淀,更有情意绵绵的吟诵。诗歌往往源于触景生情,中国诗歌特别强调具体的情境,情境其实就是一个现场、场景,总是和地点、地方和地理相关。比如,张志和的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

流水鳜鱼肥”,是在美丽的西塞山下,白鹭横飞于田野之上,桃花随溪水漂流;王维的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,是在一座空寂青葱的山上,雨后新浴散发着草木芳香;柳永的“杨柳岸,晓风残月”,是在月下,江边晓风吹拂杨柳的岸边,情人的离别让人格外伤感怅惘……诗情诗意,一般都是在具体的景致中激发出来的,不会空穴来风,即使凭想象,也一定有依托所指。

中国幅员辽阔,地形地貌多样,自古以来,人们对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就敏感,“骏马秋风冀北,杏花春雨江南”,成就了美学典范的评判,更是崇尚自然的诗歌艺术追求的最佳境界。当代诗歌也特别喜欢强调地方性,地方对人和诗都有深刻的影响,这是有来源和根据的。

地点、地方、地理,就是“触景生情”里的景,现在喜欢称之为“现场”“场域”,最终都要落实为一个具体的地名。所以,每一个伟大的诗人,一定都有其心仪的地名,有埋藏在其心灵深处、记忆深处的地名。

确实,敬亭山之于李白,草堂之于杜甫,西湖之于苏东坡、白居易,里面包含的情感和意义太多,内涵太丰富了。“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对于李白来说,宣城是他晚年安居之地,敬亭山是他晚年最好的朋友,可以安慰他孤独的内心。对于山峰,他已经没有奋勇攀登的雄心,看看就好,就可以慰藉其寂寞。草堂,是最适宜杜甫栖居之地,在这里,他度过了最惬意的一段时光。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。留连戏蝶时时舞,自在娇莺恰恰啼。”何等的自在与舒适!西湖,是苏东坡初离官场险恶的安身之所,也留下了他一生中最好的回忆。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在西湖边,苏东坡是真正的乐不思蜀了。而白居易,离开西湖多年之后,还写下:“江南忆,最忆是杭州。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?”何等美好而惆怅的回味。

地名里包含着悠久的历史传统,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内涵,再加上个人的情感记忆,就很容易激发诗人的灵感。我参加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诗歌征集——“美丽中国诗意图”全国诗征集,其中的一些诗就写得很有韵味,比如一首《河西走廊》。河西走廊是古代边塞诗的盛产地,自带雄浑、苍茫又悲凉的诗意,作者又结合了个人体验:

我觉得凉州这个词  
每次读到它

山是大自然创造的奇迹,是高于人类、让人需仰望的磅礴事物,是秘密,是时间,是哲学。

6月,从西北向东南,穿越中国的大半个版图。飞机起飞后和快落地时,目不转睛地鸟瞰窗外,强烈的对比前呼后应,一头是堆绣般干涸的荒山秃岭,一头是湿润浩荡的青山,一眼就能看出,南方广袤绿色的制造者是那蜿蜒纵横的淌着银子的河流。

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我是不信的,世上的山,各美其美,只是总有些大的脾性可以归类:北方的山,雄壮地横亘天边,一望无际;南方的山,纵是再高大,却也秀丽妩媚。譬如每次到桂林,看那一个馒头似的山丘,总觉得奇巧可爱,想必每个山丘脚下都会绕着碧色的水。再到雁荡,讶异于山形的鬼斧神工,好像每个山峰都有一肚子故事,它们是踩着海水的,想必这和它们的面貌紧密相关。

太姥山的独到当然是别的山不可替代的。

6月,大抵是太姥山最湿润的季节,万物悄然生长,不喧闹,也不萧瑟,一切正好。依山而上,移步换景,处处叠嶂险峰。游山的人总乐于依峰导游的命名去猜度那些奇峰险峻的样貌。岂知横看成岭侧成峰,大自然最怕叫人给框限了。忆起十几年前去武夷山,回来后,不谙世事的我对人说,比起大西北的山,武夷山就是个盆景。但现在,对于每一座山,我早已多出十二万分的虔敬,何况是那卓尔不群的武夷山。在太姥山,我依旧在想,上苍就这样把一座仙

心里都涌动着—股清澈的凉意

每次读到它,白云都在天上飘  
定眼细看,一些是祁连山上的雪  
一些是高原上的羊

黄河在白云之上,也在白云之下  
源头悠远,归期漫长

从羊皮筏子上过来的人  
请到凉州城一叙  
请掏出怀里的瓷器,解开腰间的丝绸

东来西去的人,请在凉州城住上一晚  
夜深人静时,浓浓的乡愁  
要接受一轮明月的检测,要接受大风的吹拂

今夜,月光普照,羌笛无怨,春风和煦  
今夜,凉州依旧是一阕人间好词

凉州曾经是诗人们争相竞技的题材,凉州城楼上赏月,可以说是边塞诗人的经典形象。古代的凉州是荒凉而充满悲情的边陲,而现在的凉州,“月光普照,羌笛无怨,春风和煦”,因此诗人感慨“凉州依旧是一阕人间好词”,古典与现代,就这样巧妙地融合在一起,诗意盎然。

征集到的一些旧体诗词也颇有情趣,比如一首《敦煌小住》:

胡杨影里富千家,酒酿葡萄醉落霞。  
古董难连新网络,莫高窟脱旧袈裟。  
门开美玉来关口,地养清泉浸月牙。  
但换秋风诗一首,飞天为我奏琵琶。

敦煌的古代意味,与凉州有相似之处,但多了一些佛教、飞天的意象。这首诗显得亦新亦旧,既有当下生活的风味,又有古典世界的影子,诗中意境让人回味无穷。

人文含义与自然风物的结合,使诗歌显得厚重,又不失人间趣味,地名本身散发着诗意,诗歌又给地名抹上一缕美丽的色彩。地名是激发诗情诗意的灵感的源泉,而美丽的地方,又天然地是诗。因此,人类才向往能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,安心安身。

诗意地重构山河,才会真正地呈现美丽中国。我曾经作过如此论断:何谓美丽中国,就是青山绿水加诗情画意。在此,作为诗人,我们以诗歌向伟大的河流和群山致敬,向祖国大地上的每一山每一水、每一花每一草致敬!

## 众里品读太姥山

□ 习习

山是大自然创造的奇迹,是高于人类、让人需仰望的磅礴事物,是秘密,是时间,是哲学。

6月,从西北向东南,穿越中国的大半个版图。飞机起飞后和快落地时,目不转睛地鸟瞰窗外,强烈的对比前呼后应,一头是堆绣般干涸的荒山秃岭,一头是湿润浩荡的青山,一眼就能看出,南方广袤绿色的制造者是那蜿蜒纵横的淌着银子的河流。

“五岳归来不看山,黄山归来不看岳。”我是不信的,世上的山,各美其美,只是总有些大的脾性可以归类:北方的山,雄壮地横亘天边,一望无际;南方的山,纵是再高大,却也秀丽妩媚。譬如每次到桂林,看那一个馒头似的山丘,总觉得奇巧可爱,想必每个山丘脚下都会绕着碧色的水。再到雁荡,讶异于山形的鬼斧神工,好像每个山峰都有一肚子故事,它们是踩着海水的,想必这和它们的面貌紧密相关。

太姥山的独到当然是别的山不可替代的。

6月,大抵是太姥山最湿润的季节,万物悄然生长,不喧闹,也不萧瑟,一切正好。依山而上,移步换景,处处叠嶂险峰。游山的人总乐于依峰导游的命名去猜度那些奇峰险峻的样貌。岂知横看成岭侧成峰,大自然最怕叫人给框限了。忆起十几年前去武夷山,回来后,不谙世事的我对人说,比起大西北的山,武夷山就是个盆景。但现在,对于每一座山,我早已多出十二万分的虔敬,何况是那卓尔不群的武夷山。在太姥山,我依旧在想,上苍就这样把一座仙

山,端端地摆到了这里,个中的万万奇妙,都要你静静地去思去想。比如它何以有这样的奇崛,何以有这样险峻的一线天光?上苍何以将它摆放得如此凹凸有致完美精巧?在这漫长的时光里,人们如何依偎它,游走它,感受它?

天下名山,最可贵的是有记载,它们是实证,是山的档案,已经成为山的一部分。

所以,每到一山,我喜欢搜寻古代文人的游记。上一次,到过雁荡山后,我从文人游记里读到了今日可见和今日不能再见的山语般可爱,山与人诸种有味味的故事。关于太姥山,古人的游记,我从唐朝的林嵩,读到了民国的邹逢,阅读中深谙种种奇妙。遨游山大川的徐霞客到了雁荡却未至太姥,那是他的遗憾。林嵩将太姥山写得错落有致,低处“曰玉笋牙签、曰九鲤朝天……曰观音洞、曰一线天”,及至“摩霄顶,太姥山巔也”。山高风寒,夏日犹挟纱……秋霖望远,可尽四五百里,虽浙水亦在目中。”真是简朴旷远,叫人遐想。

大凡写太姥山,不可不写其峰,我喜欢喜在古人千年前百年前的文字中,与他们的所见心领神会。“至如峰之为捧玉,为摘星,为飞盖,为石鹤,为新月,为豸冠,为神羊,为三灵,为龙角,为天圭……”明朝林祖恕《太姥山记》太姥山奇峰林立,古人恨不能用想象将其一网打尽。清朝傅维祖在他的太姥山游记中写道:“度桥,一小石门,门之右有一石房,深阔各二丈许,三面皆石壁,上覆一石,三面皆指为一片瓦,若设一绳床坐其上,可与尘寰绝矣。”先生俨然

一位亲切的导游,最爱他末尾一句。忆起那日去一片瓦寺,见到那块平坦孤绝的覆石,不敢着想“习坐其上”,只在它的旁侧,眺望苍茫翠绿的远处,独享山风,感受尘世外的静谧。

在戈壁在大漠在雪山,它们排斥你裸露你寂寥你,而太姥山这样的温润灵秀之地,它容纳你亲密你,你不会像一个陌生人,只是远远地打量它。走进它,就像到了它的怀抱。

当地人问我,太姥山与别的山有何不同?一时语塞。古人把该说的都说了,我说些什么呢?

而今,蓦地想到,除了它声名在外的“海上仙都”“山海大观”,除了它的石奇、洞幽、峰险、雾幻,相较于它和姊妹兄弟般并称为闽粤三大名山的雁荡山、武夷山,我深感它有着别样的地母的气质。

传说中太姥娘娘就是地母,她钟灵毓秀、慈爱宽博,她护佑山林、护佑四方百姓,她是一位女神,给予人们情感中母性般的慰藉。这样富有母性的山,怎能不生灵性灵之物?

福鼎白茶便是太姥广施的博爱。就在一片瓦寺旁鸿雪洞岩头,我看到了福鼎白茶的母株,太姥亲手种植的古老的绿雪芽。就是这母性的绿雪芽,滋生了福鼎名茶的漫山遍野的白茶,那是百姓心目中太姥娘娘为祛病降灾而带来的圣物。

太姥娘娘,这民间的女神,让太姥山有了别样的柔美和阔大。山峰巍峨坚硬,而茶树风情柔曼。福鼎白茶的气质也与太姥那般吻合,自然原生亲切质朴,看似朴素至极,仿佛未经雕琢,滋味里却满含着各种细致和婉转。

近日读到一些关于抗战年代作家战地访问团的资料,那是一次极不平凡的远征——1939年6月,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组织作家前往晋东南战地访问。出发前,周恩来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等参加欢送会并致辞鼓励。作家战地访问团是第三厅下设的文协组织作家奔赴正面战场的“笔部队”,此次远征属抗战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。经过周恩来的推荐,刚从英国归国的诗人王礼锡担任访问团团长,副团长为副作家宋之的,成员有作家罗烽、白朗、葛一虹、杨朔、杨骚、李辉英、袁勃、我的父亲叶以群,画家陈晓南,诗人方殷等十四人。经过南方方的挑选,其中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。

访问团出发之前,重庆的作家们聚在一起讨论“文章下乡,文章入伍”,等到他们真正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,才切身感受到前线士兵十分需要后方文化界的支持。士兵和乡亲们看到这些穿着军装却不带枪的人,时常会好奇地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,当得知是特地来访问的作家,就更加热情了。

我把访问团的路线在地图上标出来,这是一条跨越了中国腹地的斜线,从重庆出发,经过成都、宝鸡、西安,到达洛阳。访问团在洛阳拜会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,渡过黄河,进入中条山八路军总部的抗日前线。

洛阳的空中不时响起防空警报,日军的飞机每天都会来袭,不过当地的军民不把这当回事。王礼锡向卫立煌将军献上了写着“民族干城”四字的锦旗。卫将军致辞时说:“卫国抗战本来是我们军人的天职……诸位每一杆笔可抵十万兵,十四杆笔将抵一百四十万兵。这一百四十万兵来到我们这里,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层最雄厚的力量,那么,在这一块土地上还有什么可担忧?”访问团成员听了颇受鼓舞。

离开洛阳,访问团进入被称为“黄河屏障”的中条山。那里沟壑纵横,山峦起伏,关隘重重,有许多路无法行车,只能骑马。有些悬崖边上的陡峭路段,连马也不能骑,摔下去就是深渊,大家只能徒步走,一走就是几十里地。时值盛夏,天气酷热,时雨时晴,山路崎岖泥泞。行经的路线也时常在日军的飞机与枪炮的射程之内,附近常有抗大的学生迷路被敌人俘虏。读作家们留下的日记得知,他们一路上艰苦备尝,随时有生命危险,但是他们不改行程,继续前行。作家们到一个部队或者村庄,来不及休息就立即工作,不是开会演讲,就是采访官兵和群众,还要到部队甚至战壕里搜集资料。这对当时有些文弱的书生们的确是一种挑战。

作家白朗写了一本日记《我们十四个》,真实地记录了访问团的部分行程。来自东北的罗烽、白朗夫妇,在天折了四个孩子后又生下了一个儿子,刚两周岁,为了去前线,他们忍痛把婴儿交给母亲抚养。路上白朗从新闻中得知重庆遭受日军轰炸,时时刻刻担心着孩子和老人的安全。我的父亲叶以群当年才28岁,一路上和罗烽、白朗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从白朗的文字中看到了许多生动的记录,在我记忆中寡言少语的父亲那时十分活跃。气氛沉闷时,父亲和团长一起给队员写打油诗活跃气氛。他和罗烽、白朗去爬华山,动作之敏捷让白朗惊叹:“两个平常好静静地沉思的沉默的人,一动起来,却显得那么活泼天真。”座谈会上,父亲和团长一起向部队介绍访问团的组成和计划,团长生病后,父亲代表大家发表演讲,他的话很能激发士兵的情绪。在陡峭的笔征、罗烽的《粮食》等,让大后方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了中国抗日前线的情况。前线之行也让父亲与陈荒煤、刘白羽、周而复等解放区的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王礼锡在途中因突发黄疸

病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病逝,所以由父亲叶以群担任分团长,与杨朔、袁勃三人坚持到最后。他们从中条山一路往北,进入太行山领域,最终抵达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总部驻地。八路军总司令部、野战政治部和华北的新华日报社专门为他们组织了欢迎会,龚澎、李伯钊、刘白羽、陈荒煤、徐懋庸、任白戈等人与他们进行了座谈。父亲介绍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情况,当即就有人提议在晋东南成立文协分会。经过紧张的筹备,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在下漳村正式成立。这是全国文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分会,也是作家战地访问团此行的重要成果之一。

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总司令知道要举行成立大会,骑着高大的深棕色马踏雪赶来,会场的气氛一下子被点燃了,年轻人热血沸腾。我看见朱德总司令在太行山召开文艺座谈会时的一张留影。背后是高墙大瓦房,前面的空地上放着两张木桌和凳子,大家围着桌子开会,桌上放着大碗用来喝茶。戎装的文艺战士们一个个都是戎装,身着灰粗布的中山式军装,腰间扎着皮带,腿上打着绑腿。“我们广大敌后根据地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文化侵略,必须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奋起还击。”朱德说,“在前方,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好,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很好,虽然也还热,但还不够。这里,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紧密地联合起来。”文协分会成立后,在各地建立起抗敌文艺通讯站,发展大批文艺通讯员,快速有效地强大了边区抗日文艺阵营。

访问团的作家们留下了一系列作品,如集体日记《笔游击》,白朗的《我们十四个》,叶以群的《生长在战斗中》,宋之的《凯歌》,王礼锡的《笔征》、罗烽的《粮食》等,让大后方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了中国抗日前线的情况。前线之行也让父亲与陈荒煤、刘白羽、周而复等解放区的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
## 抗战年代父亲的一次远征

□ 叶周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我看见一张父亲在太行山区留下的照片,离开重庆后历时半年,行程逾万里,经过一路上的风霜雨雪,他晒脱了三层皮,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黑不溜秋,瘦了一圈。他双手叉着腰站在一丛芦苇中,粗布衬衣像一团揉搓过的布包裹着身体。脸上神情严肃,看似有些疲惫,却显得十分刚毅。前线之行在父亲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。归来后,通过由他协助茅盾主编的《文艺阵地》等刊物和他主持的文联社,父亲不遗余力地推介前线作家的作品,他与抗战前线军民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



秋雨小屋(国画)

□ 杨明义